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二　　南史八十四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柔然 即芮芮國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

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

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

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

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録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

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時南與朝鮮獩貊東

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

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修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冠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族有消奴部絶奴部灌奴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

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足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子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衣其死有椁無棺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植松栢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於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鬬沃沮東獩皆屬焉晉安帝時以高麗王高璉為使持節都督營

州諸軍事征東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祚加鎮東大將軍餘官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北燕王馮弘為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帝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並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帝以遠國不

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帝欲侵魏詔璉獻馬八百匹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並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愼氏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絶歷齊並授爵位

南齊書曰璉亦使魏虜然強盛不受制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顔幼明

冗從僕射劉思斅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主客郎裴叔明曰我等來造卿國抗敵惟魏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斅謂南部尚書李思冲曰我朝處魏使未常與小國列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斅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高麗冠折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

上何物答曰此即古弁遺像

百餘歲卒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為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卒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

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馬韓二辰韓三弁韓弁
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
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
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畧有
遼東百濟亦據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
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
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

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後毎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河西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帝並與之毗卒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卒立子年都都

卒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為強國其年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卒詔復以其子明襲爵位號所都城曰固麻邑曰檐魯如中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國近倭頗有

文身者言語服章畧與高麗同乎幘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並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毁並號慟見侯景傳景平乃得還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其地東濵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

始隨百濟奉獻方物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三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言語待百濟方通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官有伊支馬次彌馬

獲支次奴往榖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則虵死物產畧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温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髴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八九十或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不淫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

者沒其妻子重則滅族晉安帝時倭王讚遣使朝貢及
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
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表獻方物讚卒
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
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
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
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詔並聽之二十年倭國王
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

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並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卒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卒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

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治甲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年中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自行可一年

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甚美行者或射而食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主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壍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予猛虎食之有枉則不食經宿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成布為衣亦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

於亢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𢇁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衣色隨年改易甲子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法壻往女家門外作屋

晨夕灑掃經年女不悅即學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為神像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絜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娠六七月產子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

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醎草如禽獸醎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如中國但語不可曉其男人身狗頭聲如吠食有小豆衣如布築土為牆形圓其户如竇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並氐羌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其舊上編於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抱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流沙地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

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為辮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吾公孫之子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稱河南王慕延卒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卒子度易侯立易侯卒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

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卒子伏連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之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卒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卒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

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
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
王佩以金章彌博卒子彌泰立大通七年策授父爵位
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畧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
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
詔以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

五年舒彭遣使獻黄耆四百斤馬四疋俗呼帽曰突何

衣服同宕昌

武興國本仇池

南齊書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

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縁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

里上有岡阜泉源氐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

貴賤皆為版屋土牆

楊難當自立為秦王

宋書曰高祖踐祚進氐楊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二年改封武都王以其長子玄為世子盛卒玄立玄字黃眉雖為藩臣猶奉晉義熙年號善待士為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知畧玄不能容因其子殺人並撫誅之文帝以玄為武都王乃奉元嘉正朔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自立

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兄子文德又聚衆葮蘆宋因授以爵位

宋書曰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為主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仇池公遣露板馳告朝廷詔曰近有仇池公表㡳繼逸冠竊仇池將士摧傷民萌塗炭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糾糾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

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

宋書曰時世祖鎮襄陽執文德送京師以失守免官

削爵土王師北討起文德為輔國將軍率衆自漢中西入摇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武平羣氐據唐魯橋以拒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高遁追斬之陰平武平悉平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茄蘆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孝建六年以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以頭為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並為虜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

朝廷不正元和號位雍州刺史王謨表言頭自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自言不顧孝道陳力邊捍未為朝廷所識所希正在西秦假節爾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㓙患頭實有力四千户荒州殆未足客元和小弱未可專委數年後必可嗣業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奔索虜

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

宋書文度作文慶

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為武都王武興之國始此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葭蘆鎮主

南齊書曰建元元年詔以廣香反迷歸王復地千里以為督沙州諸軍事沙州刺史尋進征虜梁州刺史范栢年被其將李烏奴懼走入氐中中為冦荊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討之與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

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栢年懷挾
鬼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
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栢年近已梟擒烏奴頻被
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
道寶等領銳卒三千遄途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
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等並簡徒競驚選甲爭馳雍
州水步行次魏興並山東僑舊會於南鄭或汎州埶
江或飛旍劒道腹背飆騰表裏震擊君弈世忠款深

識理順想即應接共為犄角昔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無遺鏃士靡傷痍況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藩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剪伐萌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

愚按嶷賢王也故存其言於此

辛子炅立　炅辛子崇祖立崇祖辛子孟孫立齊永明中

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卒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南齊書曰集始反率氐蜀雜衆冠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禦之不利退保白馬賊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智伯又遣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馬城東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奔潰殺獲數千

人集始奔入魏界後復請降

梁天監初以集始為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為冠軍將軍孟孫為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卒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凉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卒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卒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歸梁

詔許之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大姓有苻氏

此秦主苻登之後耶晉書稱登孫宣奔楊盛當本此姜氏梁氏言語同中國著烏皁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已舊宋之方盛亦屢興戎役豈詩所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乎今亦編録以備諸蠻云

爾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種落布諸郡縣宋時因晉故事於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

宋書作舞溪

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前世以來屢為民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後沔中蠻大動行旅始絶天門漊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民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為冦破漊中鹵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

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為居及道產亡蠻又叛至孝武出為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遣軍討之失利曇韶又遣二千人繼之蠻乃散走是歲淯水諸蠻因險為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

蠻襲蜀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圍斗錢栢義諸柴蠻
悉力距戰軍以具裝馬來射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
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荆州刺史朱修之
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
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諸郡民戸流散百不存一明
帝順帝世尤甚荆州為之虛弊云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
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阻

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舟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蠻中共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克獲而旋司馬黑石徒黨三人一名智黑石號太公以為謀主一名安陽號譙王一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擒之之為蠻世財所篡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

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
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
位四方皆叛及子勛黨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
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兵攻郢州克之以益之為輔國
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
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
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卒子婆思襲
玉門以西達於西海考之漢史通為西域高昌迄于波

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畧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闞氏為主後為河西王沮渠牧犍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柔然無諱據之稱王一世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為王名嘉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人謚曰昭武王子堅嗣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

其國蓋車師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鄰勑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畧同有伍經歷代史諸子集貌類高麗辮髮垂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婚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

益州相似備植九叙人多噉麪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白疊子國人多取之織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正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方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别種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歷宋齊不通中國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如遣使獻方物普通

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
貢獻魏居代都滑猶為小國屬柔然後稍強大征波斯
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般諸傍國開地
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梁人以麵及
羊肉為糧其獸有獅子兩足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
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婦女被裘頭上刻木為
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並城郭氈屋
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

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户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言語待河南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蜜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别種胡漢灌嬰

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器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舊國自晉渡江不通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舊國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甖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北連沙勒所都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為糧多牛馬駱駞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

末國漢世且末國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國有城周廻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地鹹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婚法下聘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

婦壻著金線錦袍獅子錦褲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兹永畢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寔繁柔然

南齊梁書曰芮芮國

為族蓋匈奴别種後魏南遷後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畜牧以穹廬為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褲褲深雍

辮其地苦寒七月沍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軏使焉
引之共謀魏
南齊書曰宋世其國相希利楽解星算數術通胡漢
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與
齊建元三年洪軏始至是歲通使求並力攻魏
南齊書曰太祖建元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與上
書欲伐魏謂上足下自稱吾
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

歷觀圖緯代宋者齊

南齊書曰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宋武匡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于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荒遠粗閲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劉穆之記崤嶺有不祧之山房房讖云卯金十六年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適此國

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資故能光摧定之業濟悖主之難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帝無常族歸于有道計受符華祚久已踐極荒裔領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冝冲挹皇䂓承緒肇自二儀吳漢殊誠義同啓齒方欲克期中原龔行天罰振霜旅於并代鳴和鑾于齊趙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隣好併縱齊魯荒餘歸仰豈不盛哉

又獻師子皮袴褶

南齊書曰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
云此扶拔皮非師子皮

後稍侵弱永明中
南齊書曰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
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
土異織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
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愧

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

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雨問其蓋蓋以暝云

論曰自晉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通惟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泊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

尾身其幾何故西賫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耶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五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十五

劉濬

范曄 孔熙先

臧質

魯爽

蕭諶

蕭遥光　沈約

蕭宏　蕭正德見理附

蕭正則　蕭賁蕭子邕附

陳叔陵　陳伯固

元凶劉劭字休遠文帝長子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

愚按宋之欽宗嫡出生於徽宗立後又明之武宗嫡

出而生於孝宗立後又献愍太子嫡出而生於毅宗立後皆嫡皆不利異哉

始生三日帝往視之髻帽甚堅無風而墜於幼側帝不悦初命之曰幼在文爲召刀後惡之改刀爲力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爲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黄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帝必從之東宮

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帝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爪步

宋書曰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

帝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帝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江徐不平帝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

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主乃白帝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賜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帝知之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帝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與鸚鵡養為子實與淫通鸚鵡天與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

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與補隊主主甆鸚䳇應出嫁劭慮言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為妾不以啟帝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帝後知天與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劭曰汝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曰南第昔屬天與求將驅使視其形容粗健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䳇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濬並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

賀故不應飜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挾兩端難可
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若其見問當作依違
荅之天輿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急
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且令嚴自躬上啟聞彼
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
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帝為彼人或以為其人
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
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啟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

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帝帝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埋帝像於宫内道育叛亡捕之不得帝詰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宫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旿家帝為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書傳空言不意親覩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

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
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
光罕曜時道士范材脩練形術自言亡期如期而亡既
殯義恭疑其仙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於背帝聞
而惡之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帝憂有禍發輒加
劭兵東宮實甲萬人
資治通鑑考異曰按二十九年劭濬巫蠱事已發豈
有因十二月明年正月災異更加劭兵理宋畧止云

東宮實甲萬人為是

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帝云京口民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嚴道育帝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帝謂劭濬已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為子

愚按前揔敘文帝諸子内又云潘淑妃生濬何也宜云不知母氏

淑妃愛濬濬之心不附妃妃被寵帝以謀告之妃以告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淑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二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第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

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帝見超之以几自鄣超之行弑帝五指俱落並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見帝已崩出生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門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斬之遣人

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荅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名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即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

改年勍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乃使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不從及劭弒逆聞而歎曰幾悞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與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即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為尚書射僕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人謂魯秀曰徐堪之常欲

相危我已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為太尉荆史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先殺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覬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

帝不敢盡美僅為中宗景皇帝
愍按武帝僅稱高祖文帝非創業首君何得反稱太
祖孝武改景為文是也改中宗為太祖亦非也
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
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
四月立妻殷氏為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
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
自出惟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禁孝武世子於侍

中省南醮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
曰
宋書載濬書前叚曰聞弟忽起狂謀阻兵反噬縉紳
忿歎義大激怒主上自登宸極感澤蒸宣人懷甘死
物競含生弟蒙眷遇著自少長而信惑奸僞忘慈恩
友比之不義人鬼同疾令水步諸軍悉已備辦
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吉道所
以淹電紘霆猶冀弟迷而知返耳聖恩每厚法師令在

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何尚之慮義兵倉卒舟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若令遠出梁山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不知養銳待期

宋書載義恭曰割棄南岸栅斷石頭此先朝故事不

憂不破

勔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宋書又載斌曰三方同惡勢據上流形勢如此實非小敵惟宜及人情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可久

勔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為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鑠

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脅委之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

宋書曰龎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懐劭重賞皆為力戰將克而魯秀鳴退鼓軍乃止為柳元景等所乗故大敗

宋書曰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
走還朱雀門蕭斌臂中流矢
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
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劭以輦
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鐘山郡王蘇
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為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
日臨軒拜子偉之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
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

宋書曰劭兵敗於曲阿遣人焚都水西裝及左尚方決破栢岡方山埭以絶東軍又縁淮竪舶船為樓多設大弩又使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

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杖歸降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内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内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焚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宣

令所統皆使觧甲尋戴白旛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俱出西明門將南奔遇江夏王義恭于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

曰根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否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將産之夕有鵩鳴於屋上聞者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養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淑妃專總内政濬人才濬美母又至愛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淑妃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妃及濬濬慮將來受

裼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為帝所譴憂懼乃與劭共為巫蠱後出鎮京口

宋書曰濬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後還朝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濬謂必歸己而帝以授南譙王義宣濬甚不悅

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應遠出帝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為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帝惋歎彌日謂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

宋書曰上使左右朱法瑜密責濬辭甚哀切又賜書讓之濬惶懼不知所荅濬還京本暫去上怒不聽歸

每夕輙開便門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

明年荆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帝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惟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令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入獄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呌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令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

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白石頭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

宋書載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公但當堅閉城門生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情事如此今豈宜去

濬曰皇太子令敢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
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
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舟
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
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
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辨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
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
能乞遠徙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

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一事有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乗車罵之麗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

曰此稚時耳當以鶡鴰為后也濬妻褚氏丹楊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絶故免誅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

魏書島夷傳載時人語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弒父後見弟殺兄

其同逆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刳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

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其尸於石頭四望山揚灰於江毀劭東宫所住齋汙潴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為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僞司隷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並賜死冲為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為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宋書曰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為文帝所委任先以衛將軍入直至西掖門聞宫中有變率城内禦兵至閤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啟求受處分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父泰見前母如廁產曄額為塼傷故以塼為小字出繼從伯弘後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秘書丞父憂去職服闋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第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晚歌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作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暠為宜都太守

嫡母隨喬在官及卞報之以疾喬不時奔赴及行又攜
伎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
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喬長不滿七尺肥黑禿
眉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喬偽
若不曉終不肯彈帝嘗宴欲歡適謂喬曰我欲歌卿可
彈喬乃奉旨帝歌畢喬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
縱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
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下及

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出先密懷報効以曅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為曅所重無因進說曅甥謝綜雅為曅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乃傾自身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曅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曅物甚多曅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詞辨遂與申莫逆熙先始以微言動曅曅不回曅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乃以此激

之曰大人若是朝廷相待厚何故不與婚為是門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大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曇默然意乃定時曇與沈演之並為帝知待每被見多同曇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曇又以此為怨曇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曇求解晚隙復就往好曇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帝曰臣歷觀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

逆之罰況我康姦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大梗常存將成亂階帝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而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義康女夫故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為熙先奬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

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遇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晷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尼法靜出入義康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法略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脈法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就

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為内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上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叚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之湛之又謂曅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刀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曅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餘皆

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為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

宋書又曰伯符罪百浞獖過十玄蒔𤔡士叨心華夸泣血

乃奉戴義康

宋書又曰湛之𡢃等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及其黨而普天無主羣萌莫繼彭城王

體自高祖龍潛鳳棲於茲方捴蒼生饑德億兆可化豈惟東征有鴅鴞之歌陜右有茀翦之思哉正位辰極非王而誰

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帝於虎帳岡祖道曅等期以其日爲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曅曅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湛之上表告狀

宋書戴表曰臣與范曅無舊忝門下與之鄰省漸成周旋比年以來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惟攻伐朝士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近負外散騎侍郎孔熈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曅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嘗義康接盻又去歲羣小為臣妄生風塵謂嫌懼深見勸誘蒸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曅尋自來復具陳此於是悉出書並檄書選事及同

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
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啟震惶荒情無措詔曰范
曄素無行檢但以才藝可施頻於榮爵遂參清顯不
職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
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并皆
款服惟曄不首帝頻使窮詰猶未服復遣問曰熙先近
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曄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

臣當如何熙先聞曅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曅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蹋耶帝示以曅墨迹曅乃引罪明日送曅廷尉入獄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常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滞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

宋書載熙先於獄中尚書曰因小人猖狂徒識意氣小感不料逆順大方與弟休先首為逆謀釁膾脯醢

無補尤戾陛下量苞天海録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遠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因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自膏釜鉞遺誡將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非遠然區區丹抱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墳書所[illegible]數術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畧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弗遺棄存之中書若因死後或可

追存廢九泉之下少塞釁責

并陳天文占候誡帝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曄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曄乃稱徐湛之小名曰是徐仙童也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夕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帝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者

援筆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帝循覽悽然
曅本謂入獄便誅而帝窮其獄遂經二旬曅便有生望
獄吏因戲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曅聞之驚喜綜熈先
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每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
躍馬顧眄自謂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
令主上哀憐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曅謂
衛獄將曰惜哉埋如人對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曅曰
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曅最在前至獄門顧謂綜曰令

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璺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璺家人悉至市監刑賊司問曰須相見否璺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覺别綜曰别與不别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璺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璺妻先撫其子田罵璺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璺

乾笑云罪至而已暠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
曾不感恩又不念我老令日奈何仍以手繫暠頸及頬
暠妻云罪人也阿家莫憶念及妓妾來別暠乃悲泣流
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暠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
陷逆亂獨不出視暠語綜曰姊令不來勝人多也暠轉
醉子謁亦醉取地土及果皮擲暠呼為別駕數十聲暠
問曰汝瞋我邪謁曰令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
不悲耳暠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

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竒語何僕射天下
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畧家樂器服玩並皆珍
麗妓妾亦盛飾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
無被叔父單布衣畧及黨與並伏誅時年四十八謝綜
弟緯徙廣州謌子魯與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
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畧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
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
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

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欝金㮏多和羅之屬並被珍
外國無取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
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
多烈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
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
比慧淋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曄獄中與諸生姪書
以自序其畧曰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
以來轉為心化

宋書曰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必不調和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胷懷

宋書曰帝恥作文士又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

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惟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宋書曰既有裁味故約其辭句

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細意甚多自古體大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

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
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虛
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
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
成就每愧此名㬐自序並實故存之𦒍幼而整潔衣服
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㬐少時凡晏常云此兒
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
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

作散騎侍郎邪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冑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有智能猶鵷鳳有文采俟時振羽何患不出雲霞上若熙先雖蘊文采自棄汙泥終無論矣帝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愚論曰世皆知刀鋸可以殛逆耳獨文帝奬惜數言被以刀鋸中華袞而戮令熙先且感且慚且追恨無

着伊七尺虜此華衰所以更毒於刀鋸也或曰熙先

後既伏誅矣予曰毒不在誅

臧質字含文南蘭陵人父熹另見質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頹頂拳髮初為世子義符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

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平甚得蠻楚心歷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兗一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淩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善曄謀反量質必與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還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城主陳憲固守告急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魏人退走

宋書曰使質伐汝南山蠻大破之坐枉殺隊主又納
面首生口不送臺免官
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攻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
始至盱眙
宋書曰質爲輔國將軍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虜已
過淮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
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
虜據之使崇之與胡澄之二軍營山上質營城南虜

攻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為虜所殺虜又攻

熙祚熙祚所領北府精兵殺賊甚多賊垂退會熙祚

被創死軍遂散亂質按兵不敢救一時覆没三營既

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將七百人奔盱

胎

大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

盱眙

宋書曰虜初南出後無資粮惟以抄掠為命至是抄

掠無所得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内增脩守備莫不完嚴

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宋書曰鹵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又恐城内乘水路遁乃引大舟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絶淮道城内乘艦逆戰破之明旦鹵更方舫為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内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

並斷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丁零死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减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質報太武書云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寘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減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死爾若有幸得

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

宋書曰我本不啚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未足謝本朝

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

宋書曰春雨已降四方大衆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粮今鈌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餉得所送刀劍欲令

我揮之爾自身耶

時魏地童謡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鹵馬飲江水鹵主北歸石濟死鹵欲渡江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鑱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户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内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

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
死者過半
宋書曰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
疫死者甚衆
太武乃觧圍歸帝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
四州諸軍事明年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刀向潼關質頓
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
庫見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帝不問元凶弒立以質

為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且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同會太極殿庭生擒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

施龍子幡時帝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

宋書曰盆口鈎圻米輙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

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帝故計不行每

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帝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

宋書載質言曰今專據閫外地險兵強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

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等咸有富貴之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

受丞相賀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賀令
敦更説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
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席卷
奔叛瑜弟弘為質府佐帝遣報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
南史作孝武馳使報質誅弘語意不明今改從宋書
宋書載表曰臣聞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
毒豈忘情於肌膚葢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
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勳越齊晉望崇魯衛而惡

直醜正實繁有黨乃成紫毀未交間忠輔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慝陛下垂慈狎達不猜惟疑遂令負扆席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恧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己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令奉旨前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謬班槐閈豈應徽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險夸志清君側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

末録甬瑣奉國微誠昭戮馬匆顯肆市朝則結旌𠕅
國全鋒凱歸裁表感慨涕言無已
馳報義宣帝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
等屯梁山洲内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
宋書載檄曰藏質少負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
於觸事去歳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載
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夸凶命假存
懸在晷刻質猶復盤桓衡巷後騎陳師勞不足頸定

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讟山海弘量苞荒藏疾
録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優榮溢寵莫與為疇
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閲曾無紀極國士解心
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愚狡質悉其姦諂
實懐委仗遂外擅威刑内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
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宗國倚賴
弗見逆順之訓遂遠忽世祀近受欺搆仗納姦蹤還
謀社稷日者賊劭未擒凶威猶殭將毀其私墳戮其

諸子垂頹義舉解倒懸之急論恩敘德造育為重佔
亂疑功未聞其比僕家北邊氣激衡襟眺三湘而永
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況仰稟
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辟竟陵空率校
騎陸道步馳擅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輪
搆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
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風合並旄鉞臨
塗雲驅齊引牽兵競邁秘駕徐啟八鑾摇響五牛舒

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囬以上臨下昜於轉員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昜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屨至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贊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為諸君身拘寇手或懐乃心令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

而義宣亦相次繼至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有曰昔桓

玄借兵殷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畧也義宣將從之

宋書載義宣腹心劉諶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計也質遣將攻陷西壘欲仍攻東城

義宣容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諶之就質陳軍城

南玄謨留嬴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
獲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出走
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
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首沉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
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
傳首建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
首藏於武庫詔可質諸子黨與皆伏誅
魯與小字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仕晋官至南陽太守

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討劉毅與宗之
同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宋武舊隸屢建大功有
自疑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
宋書曰宗之善於撫御士民皆為盡力衛送出境
盡室入秦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
絕人為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宋武定長安軌休之
北奔魏魏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
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以殺劉康祖徐湛之

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與少有武埶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卒與代為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𣵀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與懼容懐歸南計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畧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並焚後趙主石虎殘餘宫殿秀常乘驛往返以病遲還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渡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

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
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奭與俱來
奔
宋書索虜傳曰天祚為虜主拓拔燾所愛天祚因其
沉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羣虜莫敢問
因得逃歸又載奭與南平王鑠書曰奭秀得罪本朝
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
如痿人思步盲者望明嵩霍咫尺江河非遙夸庚塹

塞隅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願垂援拯以慰黍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
文帝悦以奐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帝更謀經畧五月遣奐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碻磝不拔敗退奐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劭弒送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奐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奐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

賓客爵命士人畜伏聚馬如冠將至劭之爲逆也秀在建鄴劭謂秀曰我爲御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爲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
宋書曰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
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

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請江陵板義宣及藏質等文曰丞相劉令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令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蕭謀字彦孚髙帝絶服族子父仙伯桂陽國參軍宋元

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啟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帝卧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帝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

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
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
南齊書曰明帝有所匡諫惟遣諶及蕭坦之遥進乃
得聞達
諶囬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語之不許諸王
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
閤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
或問王晏蕭坦之與諶同事同志何獨列諶賊臣予

以爵林呼諶定之負心哉此賊也

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宫齋内伏身素隷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伏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克用諶為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諶作甑筋者諶恃勲重於豫朝政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

二年六月帝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伏身執還入省帝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也還取卿矣敕收付廷尉殺之至秋智明死見諶為祟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滅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

為人言至是文獻伏誅諶兄誕字彦偉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衛將軍帝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諶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絶諶弟誅子彦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

率誄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求收誄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日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啞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

誕誄本無另傳以其皆坐諶死故仍南史不改

蕭遥光字元暉高帝長兄道生孫也父鳳遥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遥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以遥光猶子誅賞諸事唯與其謀議遥光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皆見從建武元年刺史揚州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以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帝久密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遥光從容曰文義之事

此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帝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

南齊書曰明帝以親近单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遥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

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

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多忌人有餉屐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為牋云

智不及樊亦以忤旨既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遥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遥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遥欣即下潛謀將發而遥欣病沒江祏被誅東昏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遥光弟遥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遥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弟召入喻旨

遥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並儲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遥光率城内兵夜攻臺輦荻火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遥光戎服至聽事停轝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遥光不肯望臺内自變及日出臺軍稍

至遥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宫寺鎮軍
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
籬門衆軍圍東城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
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遥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
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奔臺人情大沮又垣
歷生從南門出戰為曹虎所擒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
明梅茹為賢相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死之
遥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踴使殺歷生兒

南齊書載垣歷生棄矟降虎不知南史何以改作被擒若果被擒又言之侃侃遥光何以殺歷生兒當從齊書

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帳中著衣袷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閉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寳時當伯等先入遥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於暗中牽出斬之遥光舉事四日而敗

梁元帝金樓子曰遥光將敗都不識人孫樂祖曹樹生心腹委任乃問樂祖是誰樹生曰是樂祖復問卿是誰樹生以名荅時諸名士皆在側見其不識人沈昭畧昭光等一時皆去

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夕城内皆夢羣蛇縁城四出各共説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遥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時帝使與遥光共齊居止令呼遥光為安

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誅後東昏登舊宫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

南齊書曰詒欽葬遥光屍原其諸子又齊書五行志曰初永元二年童謡曰洋洋千里流流䝉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怨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跛脚遥光也遥光夜舉事垣歴生着烏皮袴褶往奔之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

逵皆坐誅

南齊書曰端河内人爲遥光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否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臺徐世標殺之渢另見　或問於予曰遥光與鸞異乎予曰同鸞已成之遥光遥光未成之鸞若遥光亦幸而成其不以鸞子若孫爲道成子孫而盡歸屠剪者幾希何也皆鸞教故賊遥光即賊鸞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父璞另見約十三遭家難潛

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滅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弟謂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

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還太子家令後為司徒
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子良招士約與蘭陵蕭琛
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世
號得人齊明帝即位遷國子祭酒帝崩政歸冢宰尚書
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為司徒左長史進號
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
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勳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
武帝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而期萬

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令童兒竪牧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令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即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

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君明臣忠豈復有人方同公作賊梁武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梁武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梁武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并諸選置梁武初無所改俄雲自外入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梁武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

縱横可謂明識雲曰公令知約不異約令知公梁武曰成我帝業者卿二人也梁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至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毁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九年累轉左光禄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

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
遂以書陳情於勉言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
帝請三司之儀弗許加鼓吹約性不飲少嗜慾雖時遇
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
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
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納左目重瞳子腰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約少時

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常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否曰唯識沈家令約伏流涕帝亦悲為之罷酒約歷仕三朝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彦升工於筆約并有之然不能過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初

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
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疑以婚家相庇怒曰
卿言如是是忠臣邪乃輦歸内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
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劔斷
其舌初武帝欲以南海為巴陵國徙和帝居之約曰魏
武所言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因遇殺見和帝紀至是
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如天稱禪代不
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

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護
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
止及疾帝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
即啓聞懼罪竊取赤章事因上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
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
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
全書年二十許折有撰述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
宗為啟明帝敕許之自此踰二十年所撰書方就凡一

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

遵用

予於尊纂范雲僅改置佞倖傳夸之媢子僉人以示愧而獨於約則徑改賊臣傳以夸王偉謂侯景尚未弒簡文而偉教弒與梁武初未弒和帝而約教弒等耳或曰約才人與范曄同宜憐雖然竟絕矣以大逆絕

蕭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任齊為北中郎桂楊王寶貝功曹史兄懿之難兄弟皆被

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梁武師下宏至新林奉迎

梁書曰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所策

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

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
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
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
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豈有百萬之師
輕言可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起曰
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
殿下昨求風動意不在軍恐大至沮喪欲使全師而反
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畧庸劫過甚吾與言軍事

畧不相覩覩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
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
吕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
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敵人見欺如此
乃議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
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
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
久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

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令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克下邳人多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鄉皆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民本意令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

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

梁書曰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

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

而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損棄病者强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欵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十一年正月遷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又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

梁書曰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觧帶每二

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五日初齊之末年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啣淚對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　觀宏後悖逆如此恐梁書飾辭宜南史削之

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其家訴之奉敕嚴捕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帝勅宏出之即日償辜南

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敗常慚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志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

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實屧直千萬好食鰿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

此監本男免作難免皆不甚可解

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夢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

一部增班劍六十人謚靖惠宏以介弟之貴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歛庫室垂百間在內堂後關籥有疑是鎧仗者密以文帝友於甚原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帝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氏大飲半酣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帝見其賄貨顏色怖懼帝彌言是伏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萬餘屋財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知非仗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主奪其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方不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其病帝知以其激宏宣旨與綜曰天下之文

章何限邪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弒逆許事捷立為皇后帝嘗為三日戒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閾失屨閤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納輿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間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擒之帝驚墜於扆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帝秘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

之

愚按梁書不載此事若其有之瀆倫賊君二人當得何罪乃可聽其自死耶梁之無法不待侯景亂而知其亡矣

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并得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内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義嗣另見弟正德以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并好弋獵

齊建武中梁武帝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黄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絕內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幹屈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正德乃殺一小

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首帝泣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為民巨蠹多聚亡命黄昏每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勲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為劫殺沙門徙嶺南死洪為

其父夔奏繫東冶死於徙還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

三人既除民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六年為輕車將軍

隨豫章王綜北侵正德棄軍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

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汝兄部符連郡往年在

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

刼盜財物恬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

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畧

人子女除敎非直失配乃横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

誘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遺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軟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及汝兒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即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封臨賀郡

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刼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兖州在任苛刻民不堪命廣陵土瘠為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間室並以為倉自征虜亭至方山悉略為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徐思玉在北與正德相知景遣思玉至建鄴以其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

天下忿慨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景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歔欷流涕引賊人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狠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其長子見理為太

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日不得全二宫又令畿内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

魏書島夷傳曰景令正德通啟云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令景既入輔乞解僭濫以

王還邸

正德入門訊拜且泣帝曰慨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

為賊所責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範期以兵入賊
遮得書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
德姦之焚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寳附身聲云
主焚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柳夫人
讀至此令人追恨而父宏通永興公主事也
生二子日月稍久風塵漸露後黄門郎張準有一雉媒
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畢集準於
衆中吒駡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畧奪皇太子恐

帝聞之令武陵王紀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民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見理性甚凶麤長劒短衣出入廛里不爲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招聚羣盜每夜輒劒大航爲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東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

處以侯禮正則悲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迴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事發遂鳴鼓會衆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應絕屬籍妻子特原弟正立另見正立子賁性躁薄正保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以其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正卿子

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政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歐之責驚起乞恩俄賊惡翻覆殺之

始興王叔陵孝宣第二子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克江陵孝宣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孝宣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火機辯徇聲名强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常皆逼令事已預章内

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懃
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州縣非其
部内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
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
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
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
賓客帨民間細事戲虐無所不爲性不飲唯多呈餚胾
晝夜食噉自旦至中方寢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𣝣

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為左右屋里無遺者脫中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孝宣弗知之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決省閤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帝進用微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塚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

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特為玩弄藏之府庫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並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墓棄安柩葬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姦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箠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

讓而已服闋又為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劒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劒進叔陵怒

陳書叔堅傳曰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

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斬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媼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

後主衣後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為有待也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召諸王將帥無應者惟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

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
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
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為台鼎
摩訶紿報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
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送臺斬於閣道下持
其首徇東城仍懸朱雀門叔陵知不濟遂入沉其妃張
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
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

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入巷叔陵援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朴地閹豎王飛禽抽刀斫之數十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

陳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生而龜胷目通睛揚白形狀耿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太建

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貧孝宣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草間輒呼民下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為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脩習者重加撻楚生徒懼之學業頗進十三年為都督揚州刺史後主

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謝謔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

愚按伯固此事與宋始興王濬諂太子劭同

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發塚出游田野必偕行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必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

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趨白楊道臺馬客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宥為民國除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五